

学行典

學行典第一百三卷

講學部藝文一

與何引敕

二首

梁武帝

高祖凡再敕引於是遣何子朗等於東山受學引以若邪迫隘不容生徒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渺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實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深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兼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思深誨誘使斯文載興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唐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讀之爲言耑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耑分其畦隴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耑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

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九經公通其六精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東脩旣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算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卽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于靈臺所疑冰釋于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攝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記

送張荊州序

宋張栻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

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晝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尙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向慕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轆轤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蕩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鑿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我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豈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旣以此告客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爲獻

道原堂記

徐明叔

道原堂者祠文公朱先生以北溪陳先生配也名堂之義揭文公授北溪講學之要也公爲州進其士之秀者誨以聖賢之學及門之徒難疑答問罕契師指北溪袖自警詩以見公得之喜甚亟語之曰道須各窮箇根原因爲極論其所以然從容扣請久益融會又裹糧千里而卒業焉公每告人南來喜爲吾道得一安卿蓋深許之也三十餘年臨川危侯稹始創龍江書院聚生徒以明理學而嚴師之祠久未克建士昧所從東嘉集撰方公來語博士陳君光大曰文公守於斯北溪家於斯合而祠之若潮人之祠韓趙實應經誼乃闡明德堂之偏爲屋三楹師席中臨高弟旁侑象塑惟肖涓吉妥靈諸生請明叔書其顏且記成事明叔曰聖人之道廣矣大矣非其人道莫之明也旣明矣非其人莫之傳也洙泗一貫之旨至孟子而無傳周程大儒振千載之墜緒游揚而下誦其師說轉相付受浸失本真文公集儒之粹會聖之精發揮斯文爲東南一大爐鞴成德達材固不乏人速而肖者

蓋亦罕矣是邦何幸親沐真儒之教有先覺焉奮於流俗之中獨得師傳真知實踐淵源所漸如此其近曠而不續非吾黨之羞乎求道之要下學而上達詳說而反約或遺下而語上舍詳而趨約者妄也考亭師友之學理無不究物無不格體用兼該精粗不遺片言貽後剖析精義學者可以易求之哉四書之章句字義之詳講諸君固常誦習之矣易有本義詩有集傳禮有經傳通解史有通鑑綱目文公之立教也甚備先後天可格圖書之說禮詩女學宗法之書道學體統節目之四篇異端似道似學之二辯北溪之衛道也尤嚴幸博取而熟復焉未得也則專精以究之既得也則篤實以守之庶乎途轍不差堂序可進以紹師門傳宗之統以副邦侯嚴祀之忱顧不美歟不然徇末流而本原之昧課俗學而利祿之媒瞻斯堂者將有泚其頹矣尙念之哉皆對曰敢不勉遂書以授之文公出處事具國史北溪諱淳官主簿行業詳於復齋陳公銘墓之文茲不悉著

寧德縣講堂記

高頤

余謗焉末學諸公環坐而要之講將講聖賢之遺言歟亦反諸身而求之歟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量無帝王經世之迹而有帝王經世之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經國

子民之度故著龜先物之神而有著龜先物之誠詩吾言也易吾動也禮吾履也書吾政也春秋吾行事也凡天下之冥蒙罔覺扼塞恟愁待我而開警之異慄畏懦退怯失守待我而扶植之疲癯殘疾鰥寡孤獨顛連無告待我而生全之枉者求直畔者求正躁者求靜惑者求真繩行沙度之儻鱗潛羽飛之彙與吾竝生於一世間酬酢所不及視聽所不加得我則存失我則喪續往古詔來今木鐸息而復鳴薰絃斷而猶和然任重者難勝責大者鮮舉故兢兢業業行之力也汲汲皇皇志之果也陟降在帝誠匪懈也忘饑迷老思無疆也簞瓢糗茹以求其志裘馬敝瘁以一其行惡旨酒不甘外而甘內風舞雪不翫物而翫志畎畝幡然覺之先也居不煖席文在茲也環轍而老舍我誰也望海知廣登山見高涓流必畜簣不辭勞毋俟而施將大其址毋缺其鋒將淬于砥爛爛弗沃實焚爾和夢夢弗圖將尋斧柯謹之戒之在易修辭居業之本禮無不敬安民之端詩戒屋漏對越在天中庸大學慎獨爲先萬物既備是誠在我斯須不謹天地易位茲聖賢事業其毋負天地生我父師教我之意云

若帝之元于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
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剗制非先聖之
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宅中爲市以贊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
其身郁郁乎文章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
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承久之可替乃
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寥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
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悔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
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幾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
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制明主觀其書可以效
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
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啟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是故
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

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寢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羣儒議前稱制以決桑乾之后來自幽陵束髮右衽斯文有承雖則講習其文已敝李唐之興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雍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卽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啟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于茲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明陶望齡

哲后垂文六籍啟傳心之奧王人邁訓多聞惟建事之圖况講幄之宏開實熙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韋箴恭惟寶籙新膺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玉座晏清風回衿被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以掩漢烈于石渠同軒皇之特室矣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顧人主之養心譬場師之種樹雖有一隅之警僅如片葉之搖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飄搖而忘灌溉昔有虞懋德

苗格舞干姬后敷文崇隆因壘念罔愆在師古有不貢則修文維開寶太平之時實草昧經綸之始
吳越尙興于臥側桴鼓未寢于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朝登隱德日覽三篇之益院闢崇文臣章
縫賤士咕嚕末流春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西岩魯壁庶遺緒之未亡敢匿狂言以招官謗伏願山
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海擅谷王無間細流之擇則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朝封狼胥而
立碣

聖學啟關臆說序

趙南星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爲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
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日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
歎曰毅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
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旣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爲吏其所爲
吏不過簿書期會之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僞余初年
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

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確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爲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爲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於以翼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益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爲孝子悌弟出則爲信友仕則爲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爲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由於上無教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脩省吾人也爲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人奈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爲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言語名目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天命卽性也性卽道也性者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卽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爲人夫天豈遠乎哉卽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子必肖父母而後

可爲子知此而講之不已則知爲人非易爲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爲人不欲爲聖人者不欲爲人者也不欲爲人而孰能強之萬公正己愛人既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日以之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卽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賢矣夫吾自成其爲人而古聖今賢申申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爲人也以吾之所爲人庶聖賢之憂而吾乃不欲爲人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余不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爲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論學揭

高學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啟門戶義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于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

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容于世乎一日爆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列雋無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于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也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叅之者吳巖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叅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殘害國脈率由于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于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講學于慶元而爲韓侂冑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冑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

得悟不忍人之覲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碍釋老且不可廢況可廢儒乎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于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己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

書院當建疏

馮從吾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

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五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之望其君以講學而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開講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一日皇上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勅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游宴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兩京十三省以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書院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內外交訐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以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不講學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上察臣無能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一番議論臣卽歸鑿深山情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請休致疏

葉向高

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一言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莫不仰慕以爲真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執政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卽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幸遇皇考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疏謂無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繼之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并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以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從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誚余者何其言之偶中乎至以屢奉內傳數語爲臣之險毒則不過臣據事直書同官同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捏一語亦未敢過擬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交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機而望臣息之哉

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臣豈可爲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臣茫無以應而滇黔危困至極其承役來此求救者日時涕泣臣亦爲之淚下無餉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累牘請免加派終無可以免加派之策臣本老病之人爲之焦思苦念日夕眩暈每對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勉挨明春方敢求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伏望聖慈哀憐允放仍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足餉足兵拯九邊救滇黔之策其他閒言閒語可以暫置童蒙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林間有餘幸矣

首善書院記

前人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勑爲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爲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爲記余曰記講學必有素嘗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爲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曰古之所謂教學則庠序學校蕞之矣當其時里黨之所誦習師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學於洙泗彙繹之區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于孝悌時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于學者始欲得聖賢爲之依歸以共維世教于不墜其上下